



许愿娃

漫长的等待
只为了我生命中的天使

台湾语桐

许 愿 娃 娃

(台湾)语桐 著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责任编辑:晓 涛

封面设计:文 苑

浪漫情怀系列

许愿娃娃

(台湾)语桐 著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

(呼和浩特市新城西街 20 号)内蒙古新华印刷厂印刷

开本 850×1168 毫米 1/32 印张:6 字数:128 千字

1999 年 1 月第 1 版 1999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1-5 000

ISBN 7-204-03242/I·557 定价:9.80 元

第一章

一九九四年冬 美国纽约

圣诞储夜，雪花漫天，大地被连日来的大雪所覆盖，全城笼罩在一片白茫的圣庭气氛之中。

突然，查无人的街道上闪出一个摇晃的人影，随着一阵仓皇的脚步声，凯凯雪地上瞬间血迹斑斑。

温的鲜血琢一落地，立刻与冰雪凝结，为刺眼的积雪清洁上许触目惊心的艳红。

“少慰，少尉我是爵士，听到请回答。紧急的呼叫声自柳少节胸前口袋里频频传来。

无力救援，自在这一回死路难沈，柳少节使现付存的一丝力 将人伸入口袋，摸到外型如电话卡，实际是高科技产品通讯晶片，轻轻一按——晶片发出滋滋的短路声，不到三秒所有攻能 刻自动毁坏。

“啊……”抛下最后一声微弱的呻吟，柳少苇终于

不支倒地。

两名身高和五官一模一样的孪生杀手在对街停下。

“可逮到他了!”

两名黑衣人地对变，几乎是同时，他两个熟念的检瞄准雪地上的目獮。

“吱——”

一道稳车声划破结的冷空气，一转黑色轿车陡地横楼在柳少苇少面，恰巧掩住他。

“小姐，小姐，你不能随意在这里下车啊!”一个中年男子急忙阻止。

萧湘湘不顾前座司机的叫喊，推开车门走向躺在雪地上的人，她把手放在他的息前——“UNCLE 贺，他还活着!”她兴奋的对着后面至的中年男子产。

“小姐，太危险了，你快点上车!”贺永福又急又悔，他不应该拗不过湘湘的恳求，答应载出来机的，万一我法在乔木年来之前把湘湘送回家，他肯定要倒大楣了。

“他胸口还在流轿呢，天啊——他到底受了什么伤?”萧湘湘惊呼审神满地的血迹。

“小姐，算我求你，我们快回去吧，老爷要是去见不到你，一琰会大发雷霆的”乔木那张凶恶的脸，来断许愿娃娃

在出现在他面前。

萧湘湘脱下手套，将手掌置于嘴前哥气，盛着曼抚上柳少苇的脸。

“小姐，我们对这个人一无所知，你这样做实在太危险了。”

不顾贺永福的反对，萧湘湘吃力的扶起柳少苇的头不晓得为什么，一向看到血主惊慌的她今储备却格外的大用。

方才当她从画窗外看到有人在待头倒下时，在这圣庭雷夜里，她有一种说不出的使命感。

“先生，先生，你醒醒啊！”她轻拍柳少苇的脸颊试图唤醒他。

看他的样子应该是亚人，萧湘湘一连用了五种语言。

也许是因她身上传来温度，柳少苇眼皮微争——一个置着白绒袍，满脸柔关切的神情的女孩子映入他的瞳孔。

“你是……你是天使，你……来接我了吗？”说完，柳少苇再度了去。

“先生，你会说国语你是中国人吗？看到他再度失去章思，萧湘湘起脸哀求的看着贺永福。“UNCLE 贺

你快来帮我，我继组在出血，如果还不赶快送医急救，他一定活不成的。”

“小姐，我们不应该多管闲事，而且这个人来历不明，是让别人去救他吧！”

“NO 今天是圣庭夜，雪下得这么大，没有人会发现他的。”

一思及明晨，她眼有这个活生生的男子可能会成一具冰冷的尸体，甚至极有可能已被大雪覆盖，她悲天悯人的北悲胸怀根本不容她坐视不管。

“不是我狠心”。贺永福进退两难。”要是给老爷知道我让你在这种天气外出，他一会怪罪我的。”

“我会向干爹理解，保证不会让你掺骂的。”萧湘湘焦急的看着柳少苇胸口汩汩沿出血。“他愈来愈虚弱了，难道你忍心见死不救吗？贺，我来救你，送他到医院主好发。她更加急切央求。

贺永福依旧犹豫。“可是……”

萧湘湘看着柳少苇的脸色愈来愈接近雪色，她一改软语神情肃地撂下笄话。“好中马，既然 UNCLE 贺执迷不救他，那你就自己罢好了。”

“小姐你……这……”唉，还不是存心在帮忙难他老人家吗？”

许愿娃娃

贺永福知道自己是输定了。

一看到贺永福的态度。



九九八年，台湾台北。

位于地王和一家高及男服饰店内。

“少尉，恭喜你就要来竿为亚汴地区的决指挥。本名谢芷韵，代号蝎子的甜姐儿在械如地对着柳少贺。

她和柳少苇同为“国际地上和平组绢”一员，这是一个由世界各国拨款成立，专门在暗地里打紧国际罪犯，给护世界和平一个地下组绢。

在谢芷韵被纳罗加入这个组织这初，就久闻人称亚洲神捕，代号少慰的柳少苇之盛名，据说，他的楼案中不曾有过失败的记录在他手中破获互解的庞大罪窟更是不计其数。

他们两人是在三年前，因为全办一个大型商业机次八团而结实的，更国为少苇是她的男朋友郭亮的好搭档，闪菲逆这交，所以他们很自然地也灰好朋友。

柳少苇望着乔装成女店员的谢芷韵，笑容苦涩。

“怎么？以后得长年待在汴总总理，你不高兴柳少

苇双赧微挑，仍然不说。

“是因为你的，天使！”谢芷韵一语道破他心中的心事。

一听到天例这两个字，柳少苇立即蹙起眉头陷入沉思中。

四年了——在纽约与铁面双子一战他受了重伤，性命垂危，总部派出支援援的人在医寻获他，动用了大批医扩人员与最先进的设备，费尽九牛二虎之力将他自鬼在给求来的时候，已经是圣诞节后的一个礼拜，待他气稍微恢复又花了半个月，这近一个月的养伤斯是他有生以来最难熬的时光。

历为他心中所念的的便在雪地里救他一命的“天使”

他加入组织入处出生入死，屡建奇功，了帐不可以计度的资金是天文数字，更别提组织里有多少寻人的高手。

然而，他几乎把整个给约都翻了过来，就是无法我到那夜救他一命的亚洲女子，最后，他不得不怦然那是自己在生死关心 扎之际所产生的错觉，她真的是其他空间来的生命体。

她也是他几番不肯接亚汴总挥的一职的原因而今，

许愿娃娃

他终于死心了，他终于说服自己，那双水盈盈的明眸是他失血过多手的幻影。

“欢迎光临！”谢芷韵对着柳少苇身后的女子热终的打招呼，“萧小姐，好久不见”

柳少苇看来者的反应，他没有兴趣，也不在乎。

谢芷韵自行直帐台招呼人。

柳少苇本想就此告别，但思及他尚欠柳少苇与郭亮一顿饭，只好摊开报纸，打发打发无聊的时间等待时间。

“这是昨天风羔来的式，萧小姐全要不要参考一下？”谢芷公式化的建议。

“啊”！萧湘湘冷淡的应了声。

挑了一阵子后，萧湘湘先定了一套西服，她对着谢芷较淡淡的说：“就这样吧，腰围三十四，袖长五址一，裤长一百一十二”然后她掏出信用卡。

“麻烦你签下名”萧间将帐单交给她。

萧湘湘熟练的签下姓名，“我等会儿来拿”说轻。她转身离开。

“没问题，我马上请师傅修改”谢芷竟参考资料丰她的背后影说。萧湘湘如共同莺出谷的声音，让在一旁的柳少苇为之一震。

他拿着报纸的手停在空中，他的背后脊倏然插立，全身的备储备仿佛停止流动。整个人瞬间化为一尊石尊青像。

“什么冰山美人吗？我看是爱斯基摩人还差不多。”谢芷韵拿着服，嘴里喃喃叨念。

柳少苇猛地抓住谢芷韵的肩膀。“她是谁？”

“……好痛！”这无防备的谢芷韵因柳少苇突然哪其来的动作而哀叫出声。“少慰，你干什么？”她怪叫着折扎出他的箠制。

“对不起，蝎子！”柳少苇松开手，顾不得自己的失态断续追问，“你认识才那个女孩子？”他的语气显得很焦急。

“我不认识，她只是一个客人，一个很奇怪的客人，你为什么问？”她好奇的望着他。

以过去经验，通常是女人千方百计的主动送上门来，柳少苇很少自动对女人有兴趣的。

柳少苇完全不理睬驰的问题，仍迳自问道：“怎么个奇怪法？”

“假使我的记的没错，萧小姐每个月固定会来习一套。男士西服，而且修改的尺寸都一样，不仅如此，从来没有人见她笑过。”谢芷韵交自己所知道的约略道出。

许愿娃娃

“就这些?”

“我知道的就只有这些。”看出柳少苇的不寻常她惊讶的问：“少慰。你应该不会对这冰块一见钟情了吧?”

不可能啊，刚才柳少苇根本连头都没有回，那么
.....

“她姓萧……原本她冰住在台北!”柳少苇嘴里喃喃有词，“是她，不会错的，这个声音……不会错的。”

谢某些韵被他的话搞得满头雾水。

“少慰。少慰!”她不曾见过这样的柳少苇，她深知柳少苇是专门处理一些艰巨任务的人，这个世上只怕没有任何人能民失控了，她委巧的脸子闪过唯一的可能

“少慰，难道……难道萧小姐就是你的那位天使?”她震惊问出口。

听到她这句话，柳少苇顿时回过神，将目光挪移到她的脸上。

“我终于找到她了!”



“欢迎光临!”谢芷韵带着一贯的笑容走柜台，然后

偷偷对隐茂式镜头所在秘比了一个 OK 的手势。

这个地方外表是高级男士服饰店，实则内藏玄机是和平地下组织在台北分部的点之一。

一般客人绝对想泪以在琳廊满目的服饰之后，部署着世界一流，最先进的科技装备，所以，萧湘湘当然也不会知道她经刻的一举一动了，一言一语，正透过监视器清楚的呈视现在柳少葦的眼前。

“我来拿衣服”萧湘湘丝毫没有逗留的打算。

“真是不好意思……”。谢芷韵一脸歉容。“萧小姐，你的衣服今天恐怕是改不好了。”

萧湘湘原本带着淡淡悉去的秀眉因谢芷韵的话而略微皱了皱。

“为什么？”她还是不改冷冷的语调。

“事情是这样的。谢芷竟一副准备要经国说的样子。“今天一上班，不知道怎么搞的，师傅来得比罗晚，我因为忙着货也没有多问，我想……”

她演得跟真的一样，事实上，身为一个出色的特务，演技可是必修的训练之一。萧湘湘轻舒了一口气，显得有些受不了。

看这个女店员长得虽逢不上沉鱼落雁之姿，却有一偁不同于盖通店员的清丽高贵，怎么一开口却废话一

许愿娃娃

堆。”

“请你说重点。她不耐的开口。

“喔！”谢芷蛟陪了个笑脸。

嫌我罗嗦！——要不是因为柳少苇——未来的亚洲总指挥再三拜托，本姑奶奶才懒得和仍瞎扯。

“简单的说，就是师傅得了不明原因的急病，今天恐怕是无法帮你改衣服了”。她侧身伸了伸舌头，希望老理由傅不要怪罪她。“你很急吗？是准备给你先生穿的还是你男朋友？”她故作三故六婆状。

“什么时候民可以改好？萧湘湘对她的问题置若罔闻，她现在只担心脏衣服来不来得及赶在乔木年之前改好。

不鸟我，谢芷韵在心里低咒一声，脸上依然是职业式的笑容。

“明天”她简单扼要的回答。

即使她这么以样棕，只好让柳少苇自己去痛罗！

明天？明天她要买花，插花，买菜，备料，还有乔木年最喜欢的那组酒杯也要拿现来控麻一番，明天，她无法抽出空来，萧湘湘显得有些为难。

谢芷蛟看面有维色，立刻开口，“萧小姐，你放心吧，这件事完全是我们的疏忽，如果你明天不方便来

拿。我们公司就派，专人给你进去。”

也只好这样了！萧湘湘点头。

“那么请萧小姐在这里填写你的住址”。谢芷韵拿出准备好的订货单，萧湘湘接过笔，在约上留下娟秀的字迹。

“麻烦你顺便留个电话。”谢芷韵指着电话栏。

一切填妥萧湘湘放下笔，不放心地问：“明天不会再有问题吧？”

“你放心好了，这是我的名片，如果有任何不满意地是方，你只管找我”她递了一张名片给萧湘湘。

萧湘湘连看也没看就将中片放进皮包里，轻点了下头，转身走出大门。

“谢谢光临，小心慢走。”谢芷韵目送她出门。

“谢了！”柳少苇不知何时已经来到她的身后。

谢芷韵过差别折了他一眼，回身往柜台走。“能确定是她吗？”

“不会错的，虽然四年前的她年轻稚气的多，但是她的脸孔，我绝不会弄错的。”柳少苇隐入回忆之中。

“喏！”谢芷韵将放订化交给他。

“萧湘湘！”柳少苇不自觉地轻念出声。好美的名字，跟她刚才出现在萤光幕上的眼神一样。

许愿娃娃

“难怪她会在大雪夜里救了他，原本是个从产极来的天使”谢芷韵没好气地说。

“什么意思？”

“赛”气逼人啊！”她不敢敬同的说：“明明叫做‘萧’湘湘”却表现出一逼冷“冰冰的样子。她还真是时髦，知道现在台北流行冷色系。”

柳少苇不觉莞尔。“我有没有听错？你好像不太高兴我到我的救命恩人”她音脚放上高脚奇。

“我！”谢芷韵撇着樱桃小口晃着头。“一则以喜，一则以忧。”

“喜什么？”柳少苇不解。

“我高我和郭亮终于等到这一天，下根子总算可以清静清静，不必老是听你哀声叹气了。”她指着自己的耳朵。“你知不知道？我和离亮的耳都快你的喘气声磨出划出来了。她说得急有其呈。

柳少苇大表同情的哦了一声，“那又忧什么？”

谢某些韵定定的看着他，深深叹了口气才说：“你必须开始还债了。

柳少苇一怔，是的，如果报答萧湘湘的救命之恩叫做还债，那么现在已经找到萧湘湘，他的胡是得开始还债了。

四年前在续约与铁面双子一战，他幸运得以保命后，就部曾许下承诺，只要能找出当时救他的那个女孩子，他一挥会尽全力实现对方三个愿望。

“不过是三个愿望。难得倒我这个亚洲神捕啊？”柳少苇悠哉的说。

“看好个萧湘湘的穿着气质，只怕不是普通人家的小姐，我不认为她会缺什么。我承认你是帅得足以迷倒群芳，但是以她高傲的样子，我很难想像她会对男人有肖趣，搞不好她许的第一个愿望就是——别来类我”谢芷韵不留情指出事情的可能。

她可以什么要求，我却无法当作没有发生过”柳少苇认真地说。

四年了，他找了她整整四年，这一千多个日子来，他没有一夜不是在她的轻柔软语中醒来；在医院的途中，她在他耳边鼓励他的那些话，是支持他在手术台上做垂死扎的力量来源。

“你不会懂的”柳少苇苦笑着。

“我怎么会不懂”这些年来，她看着他饱受相思的折磨而不自知。“这个湘湘天使心地好，长得又美，别说对你有救命之恩，就算是走在路上碰见，她的冷艳都会令人忍不住想多看几眼。”

许愿娃娃